

非常经典

放逐灵魂自由的缰绳，回归灵感交织的原点，承载生命中永存的人性，经典成全了至真的情感交流，而名著则成就了至纯的人文关怀。

还乡 (中)



[英国] 托马斯·哈代

CLASSIC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非常经典

还乡(中)

(英国)托马斯·哈代 著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非常经典/张兴主编. —喀什: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;乌鲁木齐: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 2006

ISBN 7-5373-1405-5

I. 非... II. 张... III. 文学—作品—世界—青少年读物 IV. I1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01920 号

非常经典

还乡(中)

(英国)托马斯·哈代 著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:830001)

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mm×1168mm 32 开

印张:2000 字数:20000 千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ISBN 7-5373-1405-5 总定价:5160.00 元(共 200 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

前 言

铭刻岁月的灿烂，绽放思想的力量。采撷智慧的点滴，汇聚灵感的微妙。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，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。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，追寻先贤的足迹，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。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，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，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、唯美、神奇和信念。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，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。

在这套《非常经典》丛书中，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，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。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、托马斯·哈代、查尔斯·狄更斯、雨果、儒勒·凡尔纳、巴尔扎克、莫泊桑、列夫·托尔斯泰、契诃夫、马克·吐温、海明威、泰戈尔、卡夫卡等等。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、社会风貌、宇宙神秘，一一展现。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、事、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，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，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。对于人本身而言，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，历史记载着，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，历史继续着。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，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，更重要

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。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，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，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。

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，不足之处，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。

编 者

作者简介



托马斯·哈代(Thomas Hardy 1840—1928),英国诗人、小说家。他是横跨两个世纪的作家,早期和中期的创作以小说为主,继承和发扬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传统。晚年以其出色的诗歌开拓了英国 20 世纪的文学。

哈代的文学生涯开始于诗歌，后因无缘发表，改从事小说创作。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计出无奈》问世于1871年，成名作是他的第四部小说《远离尘嚣》(1874)。从此，他放弃建筑职业，致力于小说创作。

哈代一生共发表了近20部长篇小说，其中最著名的当推《德伯家的苔丝》、《无名的裘德》、《还乡》和《卡斯特桥市长》。诗8集，共918首，此外，还有许多以“威塞克斯故事”为总名的中短篇小说，以及长篇史诗剧《列王》。

哈代的作品反映了资本主义侵入英国农村城镇后所引起的社会经济、政治、道德、风俗等方面的深刻变化以及人民(尤其是妇女)的悲惨命运，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、法律和宗教的虚伪性。他的作品承上启下，既继承了英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，也为20世纪的英国文学开拓了道路。

目 录

第二卷 归来	1
一 归客的消息	1
二 布露恩里准备忙	13
三 片语虽细微大梦所由生	23
四 眷眷心无那行险以侥幸	34
五 月冷霜寒夜乔装酬心期	58
六 彼此对面立人远天涯近	74
七 美人和怪人不期而谋合	102
八 温软的心肠也有坚定时	123
第三卷 迷恋	145
一 “吾心于我即一王国”	145
二 新计划惹起了新愁烦	159
三 一出陈旧戏重演第一幕	181

四	一晌至乐半日深愁·····	213
五	激言出口危机来到·····	233
六	姚伯离去裂痕完成·····	249
七	一日的晨和昏·····	265
八	旁枝斜杈推波助澜·····	297



第二卷 归来

一 归客的消息

一年里头，在现在这一季里，以及这一季的前些日子里，遇到天气好的时候，往往有些朝始夕终的活动，虽然微小琐细，却也足以把爱敦荒原上那种庄严伟大的安静骚扰了。这些活动，要是和城市里或者村庄里，甚至于农田上的活动比起来，只能算停滞不动中臭水的发酵，或者是半睡不睡时肌肉的蠕动。但是在这块地方上，却没有



别的情况和这些活动做比较，同时它四围永远有山峦环立，把它和外界隔断。在这儿，只是闲行就都像“过彩车”一样地新鲜，任何人都可以毫不困难，自命为亚当^①；因此这些活动，就把所有目力见得着的鸟儿，所有还没入蛰的爬虫，都引得注意起来，把所有附近一带的小兔儿，也都闹得带出莫名其妙的样子来，蹲在危险所不及的山坡上，老远瞭望。

原来前些天天气好的日子，赫飞给老舰长斫了好些捆做燃料用的常青棘，现在所说的这种活动，就是把那些捆常青棘敛到一块儿，再把它们堆成一个大柴垛。柴垛就堆在老舰长那所房子的一头儿，堆柴垛的人是赫飞和赛姆，老头儿在一旁看着。

那是一个晴朗平静的下午，靠近三点钟左右；但是冬至既然已经人不知鬼不觉地就来到了，所以低低的太阳，就把实在还早的时光弄得仿佛已经很晚；因为荒原上面，

^① 亚当：在这儿等于说，世界上头一个并且惟一的人。

没有什么东西^①来提醒那儿的居民，说他们夏天把天空当日晷那种经验，现在已经不适用了。好些日子、好几个星期以来，日出的方位，已经从东北进到东南，日入的方位，已经从西北退到西南了，但是爱敦荒原上的人，却简直地就没理会到这种变化。

游苔莎那时正在饭厅里；只见那个饭厅实在更像一个厨房，地是石头铺的，壁炉暖位^②张得很大。那时空气很沉静，她在那儿独自逗留那一会儿的工夫里，听见了谈话的声音，从烟囱一直传到她的耳朵里。她进了壁炉的内隅，一面听着谈话的声音，一面往上看着烟囱的四壁。只见四壁参差不齐，有许多孔穴，烟气就在四壁中间乱滚乱涌，一直往上冲到烟囱上面那块方形的天空，外面的日光，也就从那儿淡淡地射到灰网上面，那些灰网缀在烟囱的四壁上，跟海草缀在礁石的缝儿里一样。

① 东西：指教堂的钟而言。

② 壁炉暖位：旧式的壁炉，广大宽敞，像一个小屋子。炉里火旁，可以坐人，叫做壁炉暖位。现在的壁炉，已经变得很小了。



她想起来了，柴垛隔烟囱不远，谈话的声音是由堆柴垛的工人那儿传来的。

只听她外祖父也和他们一块儿说起话来：“那小伙子永远不离老家才对。他父亲做的事情，他做起来，也一定最合适，他应该接着做下去。我不相信，现在这样一家子里老出新花样，会有什么好处。我父亲是当水兵的，所以我也当水兵，要是我有儿子，我也非让他去当水兵不可。”

“他过去一直都是在巴黎待着的，”赫飞说，“人家告诉俺说，就在那儿，前些年他们把个国王的头砍下来了^①。俺妈时常对俺讲那段故事。她老说：‘赫飞，那阵子俺还是个小姑娘呢。有一天过晌儿，俺正在家里给你姥姥熨帽子，只见牧师走进来对俺说，珍恩，他们把国王的头砍下来啦；以后还要出什么事，只有老天爷知道了。’”

^① 国王的头砍下来：指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而言。一七八九年，法国第一次大革命发动，一七九三年，路易十六在断头台上处极刑。当时英国朝野上下。极为震动。



“没过几时，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人了，也和老天爷一样地知道，”老舰长格格地笑着说：“我那时还在童年哪，就因为那件事，在兵船的水线下过了七个年头——就在该死的凯旋兵船那个外科室里，眼看着那些折腿断胳膊的水兵，往后舱里抬。……啊，这小伙子住在巴黎。他给一个钻石商人当经理，或者那一类的事儿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不错，正是。他做的真是耀眼增光的大买卖，他妈对俺这么说来着——说到那些金刚钻儿，真是皇宫金銮殿一般。”

“他离家的情况，俺记得很清楚。”赛姆说。

“那小伙子做那样买卖太好了，”赫飞说，“在那儿卖金刚钻儿，比在这儿穷对付，可就天上差到地下去了。”

“在那种地方做事，花销一定少不了吧？”

“你说的是，实在少不了，”老舰长回答说，“不错，在那种地方，你花了许多许多的钱，还是也成不了酒囊，也成不了饭袋。”



“他们都说克林·姚伯成了一个好念书的人了，对于事情总有顶别致的见解。俺想，这都是因为他上学上得早的毛病吧；那时那种学校，真不大像话！”

“他对于事情，总有顶别致的见解？真的吗？”老头儿说。“唉，现在这年头儿，把小孩上学这件事重视得太过火儿啦！净是坏处。你只要碰到栅栏门的柱子和仓房的门，你就非看见那些小流氓在那上面涂的那些不像样子的话不可，一个女人，往往都羞得不好意思从那种地方过。要是没人教给他们写字，他们怎么就会涂那些坏话哪？他们的上辈儿，都不会干这种事，而那时的国家，反倒因而比现在好得多。”

“俺觉得，舰长，游苔莎小姐脑子里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也不少吧，也赶上了这块地方上不论什么人啦吧？”

“游苔莎小姐的脑子里，要是没有那么多些胡思乱想的东西，也许于她倒好一些哪。”舰长简捷地说，说完了就走了。

“俺说，赛姆，”老头儿走了以后，赫飞说，“游苔莎小姐和克林·姚伯，真是再好没有的一对儿了——是不是？要不是那样，你就把俺打死！他们两个都一点儿不错，同样心地细腻，都知书识字，又都心高志大——就是老无故意要造一对儿，也不能比这一对更合适呀。克林的门户，也和游苔莎的正相当。克林的爹是个庄稼人，那不含糊；可是咱们都知道，他妈可是个上等女人啊。俺只愿意他们两个能配成夫妻，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事了。”

“他要是还像从前那样漂亮，那么他们两个，手儿挽着手儿，都穿着顶好的衣裳，那一定很美，其实衣裳没有关系，好也可，不好也可。”

“不错，赫飞，一定很俊。唉，俺这些年没见他啦，俺想见他真想的不得了。俺要是知道他一准什么时候到这儿，俺能豁上跑三四英里去迎他，去给他拿东西。俺只怕他不是他小孩子的时候那样了。他们都说，他的法国话说得快极了，跟小姑娘吃黑莓一样地快。要真是那样，咱



们这些没出过一天门儿的乡下人，叫他看着，可就不定多么土气啦。”

“他坐火船过海到蓆口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不错，不过到了蓆口以后再坐什么来家，俺可就不知道了。”

“他堂妹朵荪闹的这档子可真糟糕。俺不知道，凭他那么一个精细人，是不是肯插上手，沾这样的齷齪事。那天晚上，咱们大家伙儿，拿着他们当了两口子，给他们唱歌，以后又听说他们并没结婚，你说咱们那一场，闹得多不是味儿！要是俺家里的人，叫人这样耍了，那俺不一头碰死才怪哪。一家子都因为这个叫人小看了。”

“不错。那个可怜的姑娘，为了这件事，可也真受了熬煎了。俺听说，她的身体都跟着弄坏啦，因为她老在家里憋着不出门儿嘛。这阵儿老也看不见她再像从前那样，两个脸蛋儿像玫瑰花似的，在荒原上跑来跑去了。”

“俺听说这阵儿就是韦狄再想娶她，她也不嫁他了。”